

祁彪佳文稿(三)

北京圖書館藏

祁彪佳文稿（三）

書目文獻出版



按
吳
尺
牘



與徐竹孫

臺下以身為地方安危故地方有不暇一日舍臺
下者此向中外及自士及民真為心焉口有同然
也保留之舉與情所寄望于不任筆者斯無遺矣
而行之理即款補贖借物使一方得終遭覆澤耳
二接王雲老差後已歸到任有劫十七之二說
不任因功令方難不致遭瀾出糧然大縣不出劫
向內外也肯座師原托附壁請不一

與蘇松道周二成

治生待罪于此淫荷提携而數月未勉護殘局更
荷同心之雅最甚此銘在肺腑者也不任報謝事
匪途然尚待王雲老確信以行此時地方多事操
臺又適而巡海上一帶全以老公祖為長城之倚
且委東州城一時缺官王舉青漢新令未至更煩
老公祖節鉞坐鎮萬勿以過勞營人遠垂吾祠地
方仰藉甚坐肝腸自可相照也仰惟茶整不盡注

按吳尺牘

切 陳芝臺應浮郵與似與制合備府文已至望
老公祖即轉詳以便會題何如楊懸官景更新一
生任了請也至切

與張玉簡

弟某荷老年臺知夫之造應伊朝夕乃即此叨附
之事載不知費老年臺几許提携得以免致殘局
此弟五中不之志感七八無矣以圖報者也王雲
老入境應違弟某出報右印志、台見真同孔道

乃需節鉞移鎮使弟宜渡金剛危不勝其狀悵昨
承鼎諭伏見老年臺不以弟為不肖尚使之誠終
地方弟仰連台音未敢即言却担當候王雲老的
信而行但為期總不過以旬計此後將高林泉息
影寂水春親一切世謀俱可放下所不忍回首者
惟是老年臺骨內至誠覺分缺為難身不腆 別
仰乞慈涵精短情長可任注切

與張玉簡

徐憲副士民敏能真可為一時安危之倚非以其
至情懇切故與老平臺再為躊躇今其見與情投
則亦安意于加銜之舉則真地方之幸而和老平
臺之共事所深喜者也弟子復命之疏摺發于抄

此後恐不便更俗他疏保留之舉台裁為可則先
乞賜大稿付之後小臺示度使弟等于此月之內
與諸阮并詳若士民挽留近本有某似竟以老平
臺台意各揮為妥論其事机或竟存移駐門題

彼之後但弟不及備是以新老平臺稍惠之身用
人一節最苦寒一書之舊牘從來無止用一人者
是以再向德府索一委任而未有以應不得魚灼
武職舉判之賄事、劉福應判而人想松江府已
報老平臺矣正款請政而蘇松道既荐一弁係又
官陸營必款置之類內弟亦無可奈何遂到河守
倚輕射博而蓄止游一天遂少屈于此位蓋于彼
此弁才品定可惜也向者二弁已始台命去劇存

尹夫都門議論紛然人材之荐雖無足重輕似亦
不可不慎昨請裁之李未老伏乞老平臺俯而示
之徐憲副原委本覽諸侯再布不盡

與袁澤瀾

疏報陸方有難行知已達兵度征河銀兩向奏
此處至今未有勅制候候臺會稿到即行也工部
咨候道所詳到以行近來工部多不准題留如向
研蘇料亦解京者必以微完為妥昨常鴻賓有詳

擬以三四兩年此項銀兩易新于七年後比此雖
本是良法然為門下計似不在此惟酌之以
示兵部一向侍候面文到始便入疏再此係憲解
京之數報更煩門下留心一促完之也歐諸江切
昨承差票帖又至尚有旨與只在目下矣云察事
不遠都門戒嚴小札數函祈門下鑒察之至懇
與倪玉蘭
弟復命諸小疏仰藉老平臺之指而游以勉為疏

事詳載明賜銘在丘中喪吳之前于德全考煥上
老至再至三為而今言以為他則論品此須兼論
地故不浮不尔為一有以興情不合言者乞老年
壹為弟一中論地之說所勅官果陸據論不同然
弟所見者乃廬山著纂之考請其干涉錢根者尚
不入之款內今昆陵亦惟老年憂而心倘有言及
者為弟一白之蓋寬見其為非敢違輿論也地方
人材恐不免選徇之明旨寬不知此中一特原是

多賢一時尤為濟下尚有凡許道珠弟且為之任
怨矣忠節孝廉之舉似于輿情相合而事屬于創
且聞董公忝之尚為特忌不知得邀俞守否也日
本縉紳以出糴在途或通書或垂詢應接不酬然
意中非為弟也無不以生童為言且如王念生魏
仲雪皆蘇松道之同年似可徑托談道而又求該
道轉之於弟使弟轉之于老年臺大察諸公之意
以弟叨台愛前深故期其濟身不知弟惟叨台愛

前深愈當初休本惟以相托之懇而某為親子者
方敢開列以聽台裁在弟一救命而事已畢去取
乞老年憂惟文是視即親子而文不惟人何妨于
遺落向日洪亨九公祖試越時索兒亦從縉紳之
後而三人皆落孫山惟是近來士風人情日趨於
下故惟以筆賄為事身事淮漢徐九一此中之表
表主持清議而不立增站弟更服之九一之即未
曾具辱弟為之代書于另幅幸濟老年即少年而

異才吳今已授之於首領老意其能自致雲霄故
舍之而款別邀一惠此殊不是深老年色胸失愛
重之意弟從蓄款却之已復念同臺中情誼最篤
故敢以破格代懇老年憂然倘其文原不堪入報
則亦不敢據也弟屢為書郵雖蒙老年憂曲賜原
亮而愧悚寔多出糴之後彼縉定無他想矣頃張
天如張愛先未領袖出一揭乃蘇州各屬者云俱
係名士弟聞之果是名流弟之親風首名多取于

此然能恐在公私之間不能相信不教上之與哉也他如吳紳得業習紳王威習紳湯徐紳憲卿陸紳猷明朱二兄大烈朱立兄大治莫紳嚴華沈宣煥李威范紳允臨趙年伯如衡顧年伯雲鵬蔣紳鍾李紳逢年趙紳士履姜年兄玉策夏年兄允葵吳年兄詩姜紳雲龍李紳世祺張紳華林談紳自者施紳元徽尚多不能記德者或非親子子或即親子而詞不甚懇求不甚切者恐其以同姓為子

弟已一舉謝絕即所列于老年臺者在諸紳前亦必云老年臺公嚴試士難以相授不密傳致之意也親風首名承俯詢教以陳上其中偶列次名者則愛其才身或科或歲但倚與之以親場則弟備先多矣不然即遺書時收錄亦可統惟台始不盡臨風小疏獨呈上清覽不妄處伏求老年亭指暇見示再懇

與費了素

謹復者向日年臺大疏原是情據公論允服人心弟據致証屬富商不敢有意輕意重其間然而冒林多罪業已荷台鑒原亮矣在此官倘覆載培德出大道而至子器使之感心色荒之汪履不但陳具老而感服想吳門無不同之也臨稿不盡

與吳初民

門下給縣之疏已於五六日前拜發矣至於新餉奏罰既已完納在先自當會疏開議此復不一

與許朗城

弟某行年待罪將守功今不敢輕以兵扎入都門當當報仇之徒乃僅借一語塞障少舒時愆然亦第荒並身伏乞老年臺介紹進之亦不敢詢回扎也重烟台神心宿悻然風藉震怒或不以為瑣情之罪感銘德非可以言喻身臨楮注切

與盧本潛

恭惟老年臺抱萬仞壁立之操植一柱迴瀾之力

即今聖明簡任為重天但是真君子道長之會而
世運人心所藉于老年輩之主持者大矣弟某白
附驥以從即曰老章臺為之勇氣迴出尋常非者
迨適班行而受肝膽之披道義之愛真竟踵同難
為報也乃某以庸劣之才逆卷之見而當此議論
艱難誠人情最難憫之地受命之特宜更即已決
裂弟疾驅入境以為不先查察則民情不詳不
後處亂民則民心不定此先後緩急之辨而始福

之家然入心聽其鄉之諱言奴而仇視民者亦遂
多不滿于其矣此種任勞任怨之苦衷已略具于
前此小疏乃曰輔于今夏之事其起釁原由而奸
民之構禍為大是其平心而委重治奸民乃若款
盡抹起釁之由以為地方向有未盡之亂民致得
乘而為難是使弟年未竭力消相轉成罪案且而
陳紳未肯發慮其怨讓必更深焉此方者得一身
以安地方今地方即得安矣而倘以私怨相憾及

覆苛求則向後為地方者必拘轉情面而後可其
又如地方之反側何哉且弟昨久因新輔入聞言
官入微以為國休所聞胃陳一疏以救據言官責
成新輔雖疏入而微解為銀學而格然揭已後于
閣部此處觸忌已多竊思今局下召為力更易即
如吳氏不知洽休安言任留此固是弟德威不能
感博之故然以此至累至苦利、有意外之虞特
、有棘手之事之三吳堂弟喪心病狂而有一毫

邀求之意乎此固不待弟誦然微聞忌口紛紜借
作話柄則人情大可知矣又弟某于此中訪多親
提事多躬識以故于凡猷占春佑與夫窩訪窩盜
者德處文過此輩皆力能線索言之寒心嗟於世
路嶮巖從來如此弟昨者已身卷毋不蒙當事所
信今勉獲巡路方將力為止惡計典方嚴或有乘
机誣陷則功名固不足計惟是以得罪當路與得
罪地方者倘並受黜庶則覺有不能自甘者身所

幸老年臺主振清議衛整人倫使弟踵項有托此
真造命回元之會也伏乞老年臺細詢輿情如弟
某有虧于名教有負于士民則難逃所當首受若
止此愛如一案與滙捕數言見忘見欺則老年臺
扶抑之妙用必有所以如意于某者矣今雖刺議
之端尚未約著然不見其形而察其影思其謀密
而觀深是以思慮之防必求老年臺預為留神身
弟某經年罪狀于縉紳則文：老可開於同事則

州守劉令親可問此皆世之大君子老年臺之所
見信者必不肯回心曲舉伏乞老年臺詳賜矜察
右弟剖心而有不能盡陳者知己必更有原亮于
迹外生成之戴夫之世：寧容言喻乎都門戒嚴
弟某才拙不敢將致老年臺或不以疎節為罪若
托劉令親密致下悃為惟鑒之此真所謂生元而
肯向者也何相公虛弟素荷垂愛乃自愛主之後
仰休門無私獨未敢以姓名去通更求俯致依恣

之忱不勝虔禱注切之至

與倪三蘭

昨連接吾教仰見老年臺垂愛之篤開示真切明
任數識有三人寔係才品其王劉相托之為不可
已者與再閱都文原止限三人而今已溢其半思
奉嚴旨伏乞老年臺裁酌而去其一或備可也不
知老年臺向日所奉之旨如何并乞賜示報為廣
文向無會之例思皇上亦未諒及且此濫倒明經

似亦無煩會既惟老年臺裁之若用人事前所索
之傳似不容故下若監臺旅公祖之所若者至今
尚未奉旨為時已近似唯異同惟是 別 與右
教差從未無止用一明經府佐者不但有嚴旨督
責即弟亦自覺唯于出于是以再索主任一人于
鎮江乞老年臺相轉轉促之常鎮道為戒弟乞身
一事奇老年臺再四籌畫骨肉情深常鎮道弟計
有都門既疑此請為保留而答則前事已過不宜

再翻其議且恐下右者得以塞間而入其言未嘗
不是即吳森為年兄亦傳老師之意以為必洵在
考核之後但弟以出處大節所關至重而不敢
于聖訓不然前舉竟為虛偽何以見信于人若身
不在都則奈何者當無所不至然非徒有教亦當
聽之已身年翁之外更無可以斟酌者伏求台教
以為指南可憐懇切至望不吝

与上海全劃念先

得往田之教非門下稽敏安然詳悉若此上海起
教魁用此其待乎不任意款原以為名馬駒今止
持先完之語點綴疏中若不足則有新租可補身
但更有籌者向據松江府申報止于張七澤董臣
集有指田之舉近則止備報董憲初身是以不任
款一為指出以初好美今冊中則無官不指是又
不復止言此二者以饒寄之寬為指初之名是亦
于好義有聞且疏中不便據列諸官而造冊報部

亦有未便則以終是清饒寄非誠指物身此處大
洵 懸筆三待惟門下為不供酌之再即崇後
開示切望切望擬同年陸玉井清真博又為一特
到城冠冕孔指報于門下固知惟以督和留也有
附札頌即敘之不盡

与周司理五溪

門下為具題之疏非換學相訂在十八九不任小
疏即當附換學之使以行蓋小沒尚在月杪故身

門下如此至情寧不切休自不違也自待回奏
不任革換按時有之原典雅潔不相研究極諸使
再息不盡

与張玉翁

昨承教方年兄際補事此在去冬沈方伯告病時
即款一而題情既草已具而後以方年兄別有一
紙乃為鄭漢石之金花非開錢報泰罰者是以遂
請疏中止昨常鎮道曾商及第恐此時已推有人

矣今尚杳然想以大宰去位之故爲之正惟其時
有黃論吏治之旨又有江右之例事机無碍或容
或題惟年暮連舉行爲望園司理疏似當暫攝彼
教誨以出入山之色且彼輩竟傳其已回籍只一
去似可解元則督揚之尤不妨弟當善于立完肅
憲年臺我定疏中并請如玉太守者引一例焉安
統惟云裁并請示省後決期不盡注切

與觀三簡

弟報命一事種々棘手荷老年臺密種裁酌此或
豈言所能盡述日張玉翁已移鎮向容弟所藉指
南者惟老年臺身稱甲科縣令之應次已荷台裁
許可分張玉翁以吳令故港：蓋同吳門之紳及
余武員俱爲推數居前夫此今向在伯仲間今乃
越再徒金壇而上未知於公論合否且教駕吳于
長又恐長有言也地方人材中稱善亦臨以明春
印出山不致列薦則玉心曲不便異同是以并去

之止存二十六人與吳浙之教相合似亦不甚多
矣并此附聞弟存老年臺骨肉至愛事：信當相
体而此中之紳有慈無譽弟以教命爲名禁言謝
容而書則百計從道所以入乃聞之弟爲薦舉
弟則生重也及延妻東借紳而外縣者又有六七
人馬則皆爲生重也甚且有舍其子而以別姓得
賄終者甚且有共同學中人信母患未適來而也
照越境以表者甚且有一間而全三人四人者弟

惟有直言謝絕以其來札付之一火耳然人心如
此士氣如此豈不可慶聞之老年臺共發一慨即
如陳渭塘年兄自以治行于史謀乃敬借老年臺
之裁植其上司之子以保全自己之功名轉指若
是此事之必唯行者也而托華令言之至再有生
死聞詢諸弟不憚不爲一轉上台覽可存非弟所
敢預聞矣即昨者而弟將命之後其中非親子而
文原可取者乞老年臺爲不必因弟一言而過也

於清神蓋此中之神夫或怨而亦不德弟亦不
敢以縉紳之不德者德者年登年一咲若吳門同
臺李道復館中徐九一此一特之真品弟非曾與
老年疊初訂臨行時當以其兩子姓名求賜錄此
真重其人而且寄其清操亦足以為我輩重者也
妻東陸是吾兄倫子鄉里傳機毀焉所辱之者不
一聞者考生所為以致人情流、悲成坑捨之愛
然有增垢中而人王之故不可聞但今四方尚默

為銷拜耳然不意此中人情可畏一至是執函謝
台數之及故并附之朝事日新邸報中尚不見全
抄聞之吳紳云同呂對峙少宰舉呂並軒之故然
吾鄉何以便有兩疏乎現此世態使人入山之念
不將不堅矣上海報時之才合臺倘有推轂此中
吏治並難言之請俟再佈

與鎮江府王光臺
承教知風而尚未傷稼而中傷六稍減秋常鎮道

書大駭可收八分之上甚為吳民喜慰儲蓄色整
不佞止能徵萬曆四十一、二、三年考吳其崇禎五
年至七年之卷冊整頓以俟新院之查可也重囑
留心謝、不盡

與蘇松道周二成

適有小恙昨夫迎請為歡林弁已如台命列之薦
制矣夏春元係叔御同年若唐春元則未聞也王
念生敬謝父母素有交與三札俱詢若公祖于部

簡中示之廣文武并薦額甚難考致已定倘有言
及者乞若公祖一道此若後見彼札而再商之也
崇明貞女已查列年尚未合崑山烈婦則已題覆
者但史書沉居耳附閱諸不一

與陸玉井

恭惟若年學卓絕之才品為宇內第一良二千石
是而尸星辰而直上寧第為建才先聲而已哉去
冬接陸呈銘知若年學卓首舉早異而部推又稍遜

一籌弗試不解其故豈當節畫地而計江南既有
松江遂不便于兩舉于方守此舉以弟持揭而
濟之不然幾推敵于甲乙之間矣然以老年學重
望不以持此而增失此誠也 老年學峻品私才
弟固心儀有素然何以吏弊民瘼曲盡精到乃爾
此弟與張玉老所屈指而數海內之黃傑真所謂
大器唯名者矣弟某可拜望下風鞠躬終身奉為模
楷非敢侮也至于年學應氣求充出古人之上

如上海對令向未極荷和道固惟以督本野令其
政治一新為上海起救扶衰之會而編密畫而之
工海轉化回生之日也若弟縹緲之素固不敢忘
人即危有血氣亦決不能以自利自利有傷于不
老見之野令也小刻皆侯，之言不意誤蒙文方
揀擇年學念及會計真 恤民弊賦之各弟不揣
是安尚有便微便納二弟似可佐萬萬一容劇刺
已就更當就正身休寧王法之吾鄉野者何以向

東若次未在前予弟曾致指數于李餘老矣向在
蘇門辱承垂注副報未遂方謀數、何當更以
思豈不矣之約請然既出年學如西山之薇既芳
且潔不致不祥副副出布不盡感佩之至

與周之成

張仲愛先後應應以善病間或應以待養閒治生
未敢聽決之若公祖密詢之張仲夏如以便集華
望

與方為修

非賢難道之缺出弟即款為借昂之舉以終去冬
之念弟恐此缺以清運賢急却中已旋推有人又
復置之空言身今既向日矣尚未見推想以事家
乏人之故則此舉可商也已再商之于換學矣考
弟蘇蘇松道亦未商好青浦考跡以應履考弟印
同此一人無妨也惟報彼者王并內去生辰一數
稍示異同年兄印備此為履學用可也若履文學

臺止於都並報蓋無碍也新餉甚重弟有兩次
輸解共二千七百五十兩俱未起解弟今謝事在
途萬一惟年兄弟心平但付連國士赴都其批文
幸于數日內即先掛牌懇切以邀餉之解亦不宜
後也請不一

與劉揆野

老年臺為 堂伯袖弟輩奉作楷模侍罪任年時
望斗物為南指而今出境伊途史覺想台台光賦

一 竊窺弟所處之時之地適當其難是以五技俱
窮百學文集所稱知己之懷露者真非貌言也特
正以賦別之懷兼布散依之調知年臺之有志始
身伏承台諭吳門錢紳又宜清控卓品欽仰有素
素紳去年兩告未之准行今春跪問具詞乃為批
審然實不知有錢大老之尊字在也己曾向其首
同年致悚息廉寧之意其事則向宗親友出而調
處封翁具有息詞原狀批行註銷弟不敢言亦九

之解而兩紳似依然梓里之情矣臺親老弟心
心儀者其言今倚弟於倪三蘭便中亦當致
之然年臺以同方同臺倘鼎重一言于倪三老定
無不和休但今金壇之果已出而後科試可原批
附奉記堂至台教令弟仰休縮衣縮食好是以給縣
即與會稿不意近來以縣民過界撥投及那允金
花邊餉與催科縱使下鄉納滋物議幾在推敵之
中蓋亦因此憂晨星寥落無一可用二人故勢所

必至耳弟以老年臺所屬意是以躊躇不敢下筆
今即未能列薦亦當在提存之列若臨時而旋頭
尚寬則更當為之以仰休台惟此中薦餉向不甚
繁王猶初尚有十五人親黃老則減其四止十一
人是以位宜亦稍難身鏡已台原不盡將注

與姜漢勝

向番恭捧台翰仰見老年簡樸才感心未今以卓
越之才品偶遭清華其凡可為其行取地者無不

疎竭力心至於張示郵運勞苦恐以再運用之已
題調蘇防矣某仰修慙如銘在玉中所發倪三蘭
之台札附即轉致涉回報三條寧固生倘非其所
轄惜業某老已請札無能致待命之徒目前此以
復統云系原可憐憫合之云

与方高修

玉堂老原訂初十入境今有十七之說功令方嚴
不敢久離地方但亦不洩而此不任于初旬內外

即當行矣某兄共事高情真可千古回首清光不
勝感也年兄奏罰多似須徹底一查某向已
完某向于新例殺完過若干是否三二分之數某
向竟未完開立前件及所奉之旨方有約緝身四
五年之錢報剩今或可代誌若過此以上恐便有
难于措手者矣且如近日銀一起解不任便有為
之間渡者乃該部必以銀到為主如堪別駕其一
也是則認完而不起解起解而不到部終無益于

事身今聖明原有帶級陞遷之例若年兄開復數
項使降判稍輕則便無碍榮轉若向者督糧借重
已會稿咨部矣統惟尊裁不一

与常鎮道徐竹孫

伏采大教深佩同心之雅川人一節愚見敢如此
舉臺之意甚相合也但後本所取者亦為不容已
倘玉守仍以格令相應則不任必需從從坐遲更
乞臺下亦守備之必精有以相應為禱到諭見甚

下卓識過人是以會題典備之說尚未敢輕舉但
輿情借藉恐終不能拂身不任見于十九日抵松
陵出招應還轉從取上進遲之形并再三籌畫骨
肉不啻但此天性至情終難自已若一官非沉久
已置之度外明知有乘機下石亦當聽之已耳尚
容面悉不盡贅注

与周五溪

早聞撫臺之會稿已至不任即當遵簡為門下代

請但數語未盡推轂之懷是為淺歟。蘇立智等之漁惠承諭乃更知之當即如詳批行但吾輩此數苦心不知可與肯座師一言及吾子俱後再佈不盡

與上海全對念先

承諭見門下數語妙用為海邑造福無量但既中不能盡述便當另造冊報部不知諸紳所樂之以盡為實在否也并捐由免稅之請應否指出當更

與門下酌之不盡

與上海全對念先

門下此番編審利病所關甚大須以一切之法行之方使人心允服若王官寬有在戶之田又寬有稅寄之田則免之無名便為別種藉口所謂窮之者想係此君求免之錦語所以不依決不為彼此一呈也門下惟以田定後在彼自無容辭不依正與門下同閭切斯民之利病豈不深相侷亮乎得

定相極其惠甚大款中不過為一則下且禁之固固若趙則過多在父稱寬之可也張得疑亦望也法果請不一

與宜興縣令 景雲

承教此真細衣公好小疏將登此公已借先矣使中幸祈致意究極不能徒吐附便不盡

與上海全對念先

以門下學識如用此其石世之幹者不但不能

中所未見即亦之海內孰與為傳且如極救大壞之工洋政當起死回生之日凡從生他方見者不知何如保護乃得門下之教殊可寒心蓋非為門下慮為世道憂也倉皇之意未可測識但聞而道府有士民爭鬪一言不依以為未必所指在則下也倉皇于不依處全未吐露但索不依舉動之名次至再非又有一使至此蓋其意思有異同如舊倉皇之故轉而計期則不依之報命在先彼尚

在十月推數已定量不能易翻一局可不拘拘念
也倉臺原札附覽其中所言舉刺化手終不知其
何所指門下試一揣摩之昨以指回免後一視應
否指也附札請數誰門下再詳示為不一

與雷向洋

此中有司察：糾劾甚繁若於人不暇給然功今
分發印才庸識闇者便不免于白簡不若其決裂
也不任拜疏之期迫在尚曉後關一官為在不用

之列備門下新發之銅刀搜考致必期以相應且
灼達其期在此月廿之三四方不悞乃公事草完
先付未後後于松陵剛一晤也頃已言之王太守
矣然品評門下有為任焉萬勿以新舊相議也切

與黃又生

昨後回伏奉台函 恭悅如而披清先特深勉令
今親黃亞風沈之始末與弟稍相之苦心囑于賦
別荒穢其意知已若慈擊矣惟台諭行始陶今已

披吏察則弟向未嘗以其人相懇恐老年身以愛
弟之深謀及于彼用是懷息之命與記查之惟是
母舅王崇鼎任留守衛幕乃弟前所愛者則昔
差例不荐借或倘有之伏乞指思顧之台判則不
朽之感也昨荒穢而懇念今十祈而神不盡注
切

與鎮江守王水堂

不任以川人一節後此中察：甚望是以為不悞
不及去任一倖不任亦知其止于庸考耳然曾見
此中庸考之官能保全者乎在前該府之用張倅
在今蘇府之用吳丞亦不過以其才力之不及耳
若曰署某日淺則張倅亦何曾于錢糧有干碍而
竟不能免也則更何愛于此官況不任處分之法
原不甚重究于彼無大碍也日來待此如燧箭之
急望眼几穿而差役未至因從常鎮道憲特致尊
指惟：失望殊甚茲事迫矣非既定在月之十九